

无声曲线流进现实生活，脱离狭隘之境，长江跳脱于一切现实之短小和肤浅，在江南分界线上，池州给了我这个徽州土著以长江以九华以辽阔以悲悯以地藏王菩萨行大愿忍忍之心。池州之地李太白吟咏铿锵杜牧刺史十九首，留诗杏花，最忆清明时节，包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池州天朗气清，政通人和，岳飞心怀家国天下，驱逐外侮，收复山河，途经池州，登临齐山，壮怀激烈，感怀大美山河，报国精忠之志，纯粹之诗，率真之性，无我之作，亦铸刻文学史册。

长江、长江、池州、池州、池州！平天之路，书写隔着万里千年，总也表达不尽的天地之美、江与城、意与人、诗与远方完美相融的无尽之意……

长江、爱每一滴水，爱每一滴长江之水，都有它独特的气质、体温，领略长江之美不是读它，这样宽阔深邃的一个局部，或许无数个不起眼的长江。支流有着更为丰沛、灵动、潇洒、真实的性格禀赋。

长江之水，爱每一滴水，爱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有名无名的人，默默为它输送营养，滋润它成就它万里江流的众多。土地、溪流、山脉、飞鸟、水草、诗人、画家、歌者，都曾为长江之伟大不朽贡献一份或大或小的新力量。

长江之爱，从脚下的赞赏开始吧，我不贪慕巨大的惊艳的存在，也不忽略眼前那浅浅的一泓清泉。

江流宛转已半生（组章）

汪远定

这一天，迎着第一滴雨，身心炽热，遇见一场久违的清风。你脚步轻盈，与这个七月带火，八月带雨，炙烤大地的伏天和满月保持距离。驱散某些戾气，河流洗尽铅华。一场秋雨，打开了时间的清澈。鸟雀的歌声被洗得干干净净，松树林的耳膜振动，尘埃也产生了共鸣。空气微微湿润，大地张开一对雄健干净的羽翼。迎风搏击。绽放雨水，锻造另一个自己。

江流宛转

不惑之年，人生算是已经过半。喜、怒、哀、乐，实在是不值得放在心上，因为人皆有七情六欲，俗世之心害人甚矣。只有避世的山川河流，始终清清静静，始终安然闲适。它的浩渺旷达给了我无比的欣慰，陪伴我度过了一次次艰难坎坷。这辛苦走来的仆仆风尘，竟有多少青春的花絮值得永久珍藏。安庆，武汉，长江，一个个美丽的词语串起了珍珠。记忆里闪闪发光的词语，我拾起又放下，始终难以割舍。

这段美好的武汉牌暖水瓶的青春故事，武汉是父母的幸福之约，长江是父母的甜蜜之吻，温柔如水，是儿女情长，婉转流淌而来，母亲姓“江”。江流宛转，契合朴素真挚的长江行，父亲姓“汪”，水势汪洋浩荡，带着真情和挂念，奔赴彼此的长江。襁褓之中的婴儿（我），遇见都市的繁华，新奇的世界，我们眼中渴求的，不是一个陌生的父亲和陌生的丈夫。是至亲的炽热的爱，是和这座城市一样壮观的相会，和长江一样奔腾不息的牵挂与漫长等待之后的团圆。

三十岁。安家立业归来九华长江。水溪，休宁，齐云山，渔亭，祁门，赤岭口，石台，丁香，小河，殷汇，贵池，江口……国道弯弯曲曲绕着，长江之水曲曲折折，清澈是一滴水历经尘世沧桑后，返璞归真。这是自然与日月的相加结果，遇见长江，一度定居长江南岸的池州，在如临天地的梦幻之地，泊太湖的水岸，享一份静谧二份淡泊在此安身立命。长江，从悬挂在墙壁上的

庭院深深，乡下，父母的小院种满了植物。每一种植物名，宛如一个个词牌，映照不同的风韵和雅趣。花花草草，袅袅婷婷。二十四节气之风、花、雪、月，全然浸润于庭院。父亲虽是农人，但爱花之雅好矢志不移。他懂花草植物之心，像母亲深谙稼穡之性，四季耕种，不违农时。

从田埂或山岗上返回家中，父亲不忘给小友浇水施肥，修剪枝丫，除草松土。难怪这群“小友”颜值出众，春花秋月，月圆花好。

这个夏天，紫薇红彤彤的笑靥让大地沉醉，罗汉松坚守内心的一片翠绿，茶花树张开粉红的嘴唇，对着前来采摘花粉的蜜蜂窃窃私语，她表情亲昵，仿佛在热烈地拥抱盛夏。

清静如雨，一群人终于静下来。一滴云端待产的雨水。人群嘈杂，大地干涸。他们的困

渔梁看鱼

江红波

一条下行的小径，心中大喜。弯腰躲过荆棘，钻了下去，跳跃几步，眼前豁然开朗，整个渔梁坝都在眼底。坝下小小的礁石，那深水坝那里的波光粼粼，是游鱼翻动的浪花，黑黝黝的水里，是一个个鱼的家族，从下游来，聚在这儿。道路有曲折，也有险阻。产卵期的鱼儿只知道前行。一个人的梦想既然有了，也必须往前，一如这游鱼，知道方向在那儿，实力和环境不允许时，就安心地等待。鱼的人生不会迷茫，在水中聚集着，鱼多了，遇到的危险就少，单独闯荡江河，危险重重，大伙儿聚在一处，引起了人类的关注，也就得到了重视。

江里的鱼儿，有洄游的习性，一如眼前这群大学毕业闯荡苏浙的学生，在外都有了一点儿的成长，假日里回来。成群结队的鱼儿，在它们的时日来回，大坝挡住了跳龙门的路，只能在坝下转游，浪花飞溅。鱼跃不上坝，就绕一下，从另一侧游过去，贴着山脚往下游，水深处，水势平缓了，鱼儿缓过气来，又开始沿着河滩边前行。在这样的时节，水底浮游生物多，鱼儿觅食方便，刚好蓄势。

小小的鱼花都看不见了。江里的鱼儿是聪明的，它们一路游历，见过世面，与人若即若离的，隔着两丈的距离。来看看它们，却没有别的小心思。鱼儿聚集着一拨一拨地游走，谁看了不感慨呢？站在渔梁坝上的人，举起手机，拍个短视频，拍几张照片。鱼人欢喜，触景生怀，人与人鱼和善相处，互相看望又互不打扰，这是多好的场面？鱼有鱼的追寻，有人有的欢乐，在渔梁坝上，不经意间看到世间的美好。兴致勃勃而来，满怀欢喜地离开，到渔梁看鱼的人群，三三两两，凝成川流不息的人流。在看鱼人的欢乐里，暮色渐渐下来了，街巷的路灯亮起来了。

登高望远

叶荣荣

于沈从文，高邮水乡之汪曾祺。难割难舍的情怀在笔下生辉，于纸间流光，成毕生之吟唱。我幼时的蹒跚，少时的仓皇，青壮的慌促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一个渺小的人在一座不大的城，有一条极不规整难以捉摸的轨迹，唯有远处方可规见见雾。极目远眺，求解这条飘忽曲线的走势，是中年登高望远的隐秘命题。南边面山。迎风而立，披上薄衫。薄衫，传递登高的心理暗示。山风掀起衣袂，哗哗作响，衣袂飘飘，有涤荡身心的快感和脱凡脱俗的狂野，契合中年的释怀心境，激烈而不作乱，澎湃又不失平和。中年登高，适宜临城眺望，予人慰藉。也宜登高，山愿接纳。最宜眺水，水善利导。水，随形就势，缓急相宜，是



·四省边际文学联盟作品选登·

六月黄

周华诚(衢州)

杭州有几家面馆，做秃黄油面颇佳。我印象深的两家，一家是黄龙饭店的“苏面坊”，一家是武林路的“蟹三宝”。苏面坊，是一个大碗盛着，秃黄油也单独用一个小碗盛着，端上来后，香气扑鼻。把秃黄油拌到面里，加一点醋，再一搅，整碗包裹着蟹黄蟹膏，金黄诱人，一边拌，一边嚼口水，再等不得，于是夹起沉甸甸一筷入口，大快朵颐。

吃一碗秃黄油面，通常三分钟就完事。当然是因为太好吃了，另外的原因是，这碗面不像一般的热汤面，心急吃不得热汤，一口一口细吹慢品。秃黄油面是干拌的，不会太烫，凉了反而香气、口感大打折扣，必须趁热吃，所以讲究一个快。

秃黄油面是苏式面里的奢侈品。所谓“秃黄油”，必须有公蟹的膏、母蟹的蟹肉，而没有蟹肉。这和把大闸蟹的蟹肉、蟹黄、蟹膏拆出来，并在一起加调料炒出来，而“秃黄油”只有蟹黄、蟹膏，所以“秃”这个字，不是读作Tu，而是读成Tei。秃(Tei)是苏州方言，意思是“只有”。只有蟹黄蟹膏，再用猪油慢慢熬出，这一碗“秃黄油”最贵才当道的，以前都读秃(Tu)，隐隐觉得好像是骂人的话，骂的也不是别人，正是藏在蟹里那个不懂爱的法海。

吃蟹也算平常事，但懂得“六月

黄”，也是不久前的事。农历六月间有人送来一箱大闸蟹，说是六月黄，家里人用清蒸手法做出来，吃起来似乎少了点筋道，没有深秋的蟹，来得扎实。其实这正是六月黄的特点。六月黄，是童子蟹，刚刚经过第三次脱壳，壳也没有变硬，蟹肉和蟹膏都还鲜嫩。这时候，蟹膏也饱满，颜色也金黄，膏还是油脂型的，口感柔滑，所以最好的做法，不是拿来清蒸，而是做成毛豆炒蟹。把蟹对半切开，滚面粉油炸，这样让蟹壳固定，再拌上面糊，与葱、姜、蒜、毛豆一道煸炒，出锅，这个菜里的汤汁，浓稠，鲜美，甚是珍贵，如果用米来拌饭，简直是妙品。

六月黄这个东西，吃的是一个鲜嫩。有人拟过一副对子：最美不若三春景，最鲜不过六月黄。细细嚼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如果用清蒸手法料理，算是一片真心被错付。所以，在吃这件事情上，真是学海无涯。

暑假去了一趟绍兴，在柯桥古镇走了一圈。柯桥古镇是一个依河而兴的小镇，旧称鉴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古镇上，有一条柯水，柯水之上建有柯桥，柯水与浙东古运河十字交汇，这是一座水运的十字路口，路口便有了“三桥四水”。三座桥，一座是宋代的柯桥，一座是明代的融光桥，一座是清代的永丰桥，站在桥上，看运河水无声流淌，仿佛看到无尽岁月从桥底下悄悄流走。

我们在桥头的一家绍兴菜馆吃中饭，点了绍兴三鲜、蟹双臭、河虾、酥鱼，还有一道醉蟹。这醉蟹是用花雕酒酿的六月黄，皮壳软脆，醃得入味，小巧的一只蟹，与深秋的大蟹感觉全然不同，拈蟹在手，细细嚼来，蟹肉鲜甜，膏黄肥腴，酒香浓郁，真是鲜美至极，叫人吃且赞叹，醉心不已。

徽杭古道

许泽夫

一根长达40多里的扁担
一头挑着徽州
另一头挑着杭州
挑担子的人
谋生 求学 为官 经商
或许也贩卖
箩筐或背囊里盛着
盐 茶叶 山珍
或许也有信函
而心里揣着梦想 渴望 担当

石乡是茭白的水风宝地
上天垂青 恩赐了
海拔
气温……
能给的都给了
似是量身定做
却没有养分的行情
茭白 营养不良
财神爷绕开大山走

后来注入了一种
名叫“四好农村路”的养分
深扎
滋润
延伸
乡村与城市的距离
只隔一跳油门
茭白 迎风起浪

山山山与外的笑声
都透着茭白的甜